

新竹靈隱寺與無上法師

關正宗

佛光大學助理教授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新竹靈隱寺從感化堂到增建靈隱寺的歷史過程及相關人物，特別是日本殖民時期至光復初期，靈隱寺的兩任住持，鄭保真（AD.1899-1975）及無上法師（AD.1907-1966）之間的糾葛。

1949年6月，無上法師主導接續中壢圓光寺「臺灣佛學院」辦學，並迎請慈航法師師生一行至靈隱寺。在1949年無上法師已經完全掌握了靈隱寺寺務，直到他1966年圓寂止。從1951年邀請大醒法師（AD.1900-1952）前來主持「臺灣佛學講習會」，後續辦靈隱佛學院，對於光復初期臺灣佛教教育頗有貢獻。

關鍵詞：鄭保真、無上、佐久間尚孝、靈隱寺

Hsinchu Ling Yin Temple and Master Wu-shang

Cheng-tsung Kan

Fo Guang University assistant professor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process and figures involv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Hsinchu Ling Yin Temple* from a (Buddhist) “*kaihua* hall” to become a temple since the Japanese reign of Taiwan till the early times of the recovery of Taiwan, particularly the entanglement between the two hosts of this temple, Zheng Bao-zhen (1899-1975) and Master Wu-shang (1907-1966), are discussed in this essay.

In June 1949, Master *Wu-shang* hosted in continuing the program of establishing “Taiwan Buddhist College” started by Yuan Kuang Ch’an Monastery (of *Chungli* in *Taoyuan* City); later on, Master *Tzu-hang* and his disciples were invited for a visit to *Ling Yin Temple*. Meanwhile, Master *Wu-shang* had completely controlled the operation

of *Ling Yin* Temple till his death in 1966. On the other hand, before starting the *Ling Yin* Buddhist College, Master *Wu-shang* had invited Buddhist Master *Da-xing* (AD.1900-1952) to host “Lectures of Buddhism in Taiwan” in 1951, suggesting that he had been pretty contributive to Buddhist education during the early times of the Recovery of Taiwan.



Keywords: *Zheng Bao-zhen*, Master *Wu-shang*, *Naokita Sakuma*,
Ling Yin Temple

一、前言

新竹靈隱寺（前身為感化堂，俗稱孔明廟）建於1924年夏間，起初是主祀諸葛武侯，配祀釋迦牟尼佛，1930年再於感化堂後建靈隱寺。靈隱寺因位於青草湖畔，地靈人傑，而成為騷人墨客吟詠之地，而其所舉辦之法會以佛教為主，苗栗大湖法雲寺覺力和尚，日僧佐久間尚孝（AD.1895-1977）等皆曾來寺講經說法。感化堂、靈隱寺的道場性質，具有齋堂與佛寺的雙重特性，並有過度及轉化。¹

日本殖民時期至光復初期，靈隱寺共歷二任住持，即鄭保真（AD.1899-1975）及無上法師（AD.1907-1966）。1949年6月，無上法師原欲接續中壢圓光寺臺灣佛學院辦學，留錫慈航法師師生一行，但因「白色恐怖事件」而停辦。素對佛教教育有心的無上法師，復於1951年邀請太虛大師高足大醒法師（AD.1900-1952）前來主持「臺灣佛學講習會」，後續辦靈隱佛學院，對於光復初期臺灣佛教教育頗有貢獻。

二、從感化堂到靈隱寺

感化堂建於1924年夏5月，根據竹塹文人鄭雪汀（AD.1866-1928）的說法是：「甲子夏五，邑人何李氏鎰、蔡神扶、鄭榮樹、林培祥、楊澄波、湯江水等，因神示兆，建感化堂於山

¹ 黃運喜，〈日據時期新竹青草湖感化堂的屬性初探〉，《竹塹文獻》38期（2007年4月）。

麓，中祀漢武鄉侯，而以西方聖人附之。」² 日本殖民時期1932年的《臺灣全臺寺院齋堂名蹟寶鑑》則記為「甲子四月」，楊澄波記為「楊定波」。³ 1935年6月《南瀛佛教》〈竹州著名特具八景 青草湖靈隱寺〉一文載：

先是現主指鄭保真師，立志于佛法之自覺覺他，誓願建寺為宏法利生，尋地至同所之清泉寺，見其係一小庵而非興辦叢林之所可，乃置之原狀（此則王進發師所創立者）。後得漢武鄉侯之神示，始擇定現在地。與蔡神扶、鄭榮樹、林培祥、楊定波、湯江水等發起。于大正甲子年五月興建前殿，祀釋尊並孔明像，額書感化堂。⁴

1924年鄭雪汀所記感化堂之創建鄭保（寶）真並不在創建者之列，而1932年的《臺灣全臺寺院齋堂名蹟寶鑑》則提到男眾住持鄭保真，女眾住持翁妙全，⁵ 也未提及鄭保真為創建者之一。不過，前二文皆提到「鄭榮樹」其人，鄭榮樹也稱「鄭樹」，他正是鄭保真之父；而翁妙全（AD.1866-1935）則為靈隱寺第二任住持無上法師之五舅婆，俗名翁研。⁶

據光復後五十年代《臺灣佛教大觀》一書所記，其創建時間記為「民國十三年五月」，與前述一致，但沒有載明由何人所

² 鄭雪汀，〈乙丑八月二十三日遊青草湖感化堂〉，《臺灣日日新報（夕刊）》（1925年10月23日），4版。

³ 徐壽，《臺灣全臺寺院齋堂名蹟寶鑑·感化堂、靈隱寺》（臺南：國清寫真館，1932），頁32。

⁴ 《南瀛佛教》第13卷第6號（1935年6月），頁52。

⁵ 徐壽 1932，頁32。

⁶ 周貴蘭，《新竹市青草湖靈隱寺之探究》（新竹：玄奘大學碩士論文，2008），頁26、33。

創建。⁷但是到了七十年代，創建人復記為「開山住持明禪老和尚集資建寺」，⁸而明禪老和尚即是鄭保真。

感化堂創建於1924年，翌年農曆8月7日落成；⁹1926年9月，當時已任住持的鄭保真藉建塔首倡擊鉢大會，報導說：

新竹郡青草湖感化堂，係崇祀諸葛武侯，因靈驗素著，由新竹州下參詣者四季不絕。且該地山巒連環，隙溪流繞，風光絕佳，故騷人常往游焉。此次由該堂鄭保直（真），倡首邀集竹街諸文士，定來古曆八月十九日，舉行武侯聖誕祭典並浮圖興基式，至過午在堂內，開青草湖擊鉢吟大會。¹⁰

鄭保真邀請新竹文人至感化堂擊鉢吟詩，顯示相當成功，日後吟詠感化堂、靈隱寺者日多，如1927年秋，七級浮屠靈壽塔落成後，地方詩人林篁堂寫下〈新竹青草湖感化堂八景·寶塔凌霄〉即有詠靈壽塔之作。¹¹

就在靈壽塔落成前夕，竹塹文人鄭家珍（雪汀）特撰〈新竹青草湖感化堂募捐增築序〉，以明塔建之緣起及為增建後殿募化：

甲子夏五，邑人何李氏鎰、蔡神扶、鄭榮樹、林培祥、楊澄波、湯江水等，於其地建感化堂，奉祀諸

⁷ 張文進，《臺灣佛教大觀》（臺中：正覺出版社，1957），頁96-97。

⁸ 朱蔣元，《臺灣佛教名剎》第三集（臺北：華宇出版社，1974），頁29。

⁹ 鄭雪汀，〈乙丑八月二十三日遊青草湖感化堂〉，《臺灣日日新報（夕刊）》（1925年10月23日），4版。

¹⁰ 〈青草湖感化堂定舉兩式〉，《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9月21日），4版。

¹¹ 林篁堂，〈新竹青草湖感化堂八景〉，《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11月4日），4版。詩云：「寶塔莊嚴結構工，排雲七級照湖中；崔嵬比得雷峰未，獨立趺然證大雄」。

葛先生及牟尼古佛，後殿落成時，遠近士女隨喜來遊者……第經營伊始，未能創制之顯庸，有開必先，猶待增華於踵事。邑之樂善家鄭肇基、古雲梯、鄭雅詩、李良弼、曾天運、翁妙全、吳貴英、彭簽等，思有以篤成烈，而迪前光也。爰邀集同志，為斯堂增築之，發起人首捐巨資，為各界倡……凌霄五峰永護靈雲於籌筆，○三乘寶筏，岸渡迷津，澤及枯骨……。¹²

靈寶塔耗資四千零二十圓，¹³ 1927年農曆8月16日落成，同時舉行擊鉢吟會。¹⁴ 共有二十餘人與會，由堂主鄭保真招待，得詩五十餘首。¹⁵ 不僅是靈塔寶塔，同時所增築後殿，於1928年農曆4月8日落成，同時舉行浴佛法會。¹⁶

而與感化堂比鄰的「靈隱寺」則大約建於1930年前後，根據報導指出：「者番同堂住持鄭保真師等，更於堂後建靈隱寺，寺前數十步之山背，鑿一深洞築成禪室。初由新竹市水田之吳翁氏妙全，寄附一萬餘金，本堂工事，現○完工，兩翼又欲建靜室，無如工費不足，不得已停工……。」¹⁷ 從文可知，翁全妙應是靈隱寺最大出資者，1930年2月，靈隱寺主殿即已完成，但增築之靜室因資金不足而暫停，直到1932年才落成。根據

¹² 鄭家珍，〈新竹青草湖感化堂募捐增築序〉，《臺灣日日新報（夕刊）》（1927年7月10日），4版。

¹³ 〈建納骨塔〉，《臺灣日日新報（夕刊）》（1927年7月21日），4版。

¹⁴ 〈翰墨因緣〉，《臺灣日日新報（夕刊）》（1927年9月8日），4版。

¹⁵ 〈翰墨因緣〉，《臺灣日日新報（夕刊）》（1927年9月14日），4版。

¹⁶ 〈青草湖浴佛期〉，《臺灣日日新報（夕刊）》（1928年5月21日），4版。

¹⁷ 〈青草湖感化堂靈隱寺工事因缺工資停工〉，《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2月23日），4版。

《臺灣全臺寺院齋堂名蹟寶鑑》記載：

住持鄭保真、翁妙全等以為，香火既盛，題詠又新，而後殿猶付之闕如，似未足以盡人天而點綴山水也。爰再商諸鄭肇基、杜陳氏宜、陳林氏甜倡增築，顏之曰靈隱寺，祀觀世音菩薩，壬申八月既望僅得舉鎮座而已……。¹⁸

除翁妙全出資一萬元，鄭肇基、杜陳氏宜、陳林氏甜等人亦是贊助者，1930年2月靈隱寺本堂雖落成，但增築靜室之淨資因匱乏而延宕，直至1932（壬申）年8月望日方舉行落成安座。然1941年出版的《紀元二千六百年記念臺灣佛教名蹟寶鑑》卻記載本堂（靈隱寺）是建於1927（丁卯）年9月，當時已成為感化堂住持的鄭保真與翁妙全等奔走發起增建，在鄭肇基、杜陳氏宜（宜）、陳林氏甜、何李氏鎰、蔡神扶、鄭榮樹、林培祥、楊定波、湯江水等之協助下，於1932年8月落成。¹⁹

根據報導，靈隱寺中殿告竣，舉行觀世音菩薩安座大典，自1932年農曆8月16日至18日一連三天。²⁰ 16日當天上午與會來賓約五百人，貴賓有日僧佐久間尚孝、信徒總代蔡來福、來賓總代鄭得時，並由郭仙舟報告工事，下午由佐久間尚孝、中國大陸良遜法師、獅頭山妙宏法師等作佛教演講。²¹

大約至1935年止，感化堂及靈隱寺主要法務掌握在鄭保真

¹⁸ 徐壽1932，頁32。

¹⁹ 施德昌，《紀元二千六百年記念臺灣佛教名蹟寶鑑》（臺中：民德寫真館，1941），無頁碼。

²⁰ 〈青草湖感化堂舉鎮座式兼秋季祭典〉，《臺灣日日新報》（1932年9月10日），8版。

²¹ 〈青草湖感化堂舉鎮座式詳報〉，《臺灣日日新報》（1932年9月19日），8版。

之手，直到1936-1937年鄭氏發生二次誘拐良家婦女等不名譽事件，無上法師才漸漸於靈隱寺活躍。

三、歷任住持

感化堂建成後，如前述有兩位住持，一位是鄭保真，一位是翁全妙，前者為男眾住持，後者為女眾住持。1935年翁全妙尼師去世，可能缺乏女眾住持，而導致1936年初，鄭寶真發生誘拐良家婦女、盜款等不名譽事件，然此事雖獲新竹州刑事課調查，但並未造成鄭保真傷害，1937年5月雖再度爆發同樣事件，但鄭保真是否被迫去職亦難定論，但曾赴日本避風頭。

(一) 鄭保真 (AD.1899-1975)

1941年的《紀元二千六百年記念臺灣佛教名蹟寶鑑》有鄭保真的略歷載：

保真師，新竹北門人，自幼時深具信心，師事維德居士，研究佛教，造詣甚深。大正十三年於青草湖倡建感化堂，復增建靈隱寺及靈壽塔，參詣者眾。該氏學問品性拔群，為世所廣知，教化之功績，多不勝數。五指山靈光禪寺（觀音禪寺）寶月和尚開山堂於開山堂照片所題詩，以讚賞保真師如下：青草湖頭地布金，捨身倡建一叢林；忍無可忍猶能忍，盡佛慈悲是此心。²²

²² 施德昌1941，無頁碼。

上述僅知鄭保真為新竹北門人氏，本名、出生年月日均付之闕如，但光復後七十年代的《臺灣佛教名剎》第三集有較詳細的記載：

明禪大法師，號一法，俗名鄭保真，本省新竹市人，生於民前十三年……幼時即酷愛學佛，禮蘇維德居士為師……嗣後皈依妙宏和尚習禪，民十七年於金剛岩勤修禪定二年……又於民廿六年赴日本各道場參訪……民十三年蒲（五）月……擇地於青草湖，興建殿宇。²³

根據戶籍資料載，鄭保真生於明治32年（AD.1899）9月3日，他為鄭樹的二男，據殖民時期戶籍資料顯示，大正8年（AD.1919）元月8日，鄭保真與楊氏循（AD.1903-?）結婚，昭和5年（AD.1931）12月2日，將俗名「鄭大愍」改為「鄭保真」，同時在昭和6年（AD.1931）9月22日分家，翌年遷入靈隱寺舊址，²⁴ 故在日本殖民時期，明禪都以「鄭保真」行世。至於「明禪」及「一法」，均屬其於光復後正式出家之內、外號。

鄭保真俗名鄭大愍（恣），最晚在1926年即成為感化堂住持，並在1932年2月遷入靈隱寺。感化堂、靈隱寺主要活動是春秋二祭舉行進塔等祭典，曾禮聘日僧佐久間、苗栗法雲寺覺力、獅頭山妙宏、蘇維德等人前來講經而漸次發展，在1935年之前，靈隱寺亦成為騷人墨客吟詠之所，發展一片看好。然隨著1935年女眾住持妙全之圓寂，翌年男眾住持鄭保真傳出誘拐良家婦女之事，寺院發展遂蒙上陰影。據1936年元月《臺灣日

²³ 朱蔣元1974，頁28。

²⁴ 周貴蘭2008，頁33。

日新報》的報導：

新竹州刑事課刑事，去二十日到新竹郡香山庄青草湖菜堂感化堂，搜索該堂，並拘堂主鄭大恣，年三十九，一面赴同人本居地瑞芳九份字金山子，陳來富之家，搜索家宅，押收帳簿、書類等，現由新竹署嚴重究查中。據聞大恣生成頗不惡，與無智良家婦女往來，於六、七年前建築該齋堂，向各方面募集寄附金，且以堂後設秘密室，常誘拐良家妻女，在其內行樂，並詐取金錢。現置田數十甲，年收五、六萬圓，因其收入過多，受刑事課十分嫌疑內偵中，始發覺前記事實。²⁵

堂主鄭大恣（慙）39歲，換算回去，是生於1899年，而文中之「於六、七年前建築該齋堂」，即與前述1930年2月靈隱寺本堂落成後吻合，因此，足證鄭大恣即是鄭保真。又由於報導出現「菜堂」、「齋堂」字樣，亦表示感化堂（靈隱寺）當時為齋教屬性。²⁶ 另一則日文報導則指出鄭大恣之友人陳來富（富來）供詞，鄭不只誘拐婦女，還涉嫌盜用新竹市某尼之私印，詐騙某老太婆之土地等多起罪狀。²⁷ 但此不名譽事件似乎未動搖鄭保真堂主的地位，翌年又再度發生類似事件，報導指出：

²⁵ 〈青草湖感化堂主 誘污人家婦女騙錢 受新竹州刑事課嚴究〉，《臺灣日日新報（夕刊）》（1936年1月23日），4版。

²⁶ 參見黃運喜，〈日據時期新竹青草湖感化堂的屬性初探〉，《竹塹文獻》38期（2007年4月），文中指出感化堂、靈隱寺的道場性質，具有齋堂與佛寺的雙重特性，並有過度及轉化。

²⁷ 〈續發覺する 感化堂主の惡事 新竹州刑事課が活動〉，《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1月23日），7版。

(AD.1937年5月) 29日上午十時左右，新竹郡二名警察課刑事，對該郡香山庄青草湖之尼寺感化堂進行大搜索，同時強制帶走堂主鄭保真(四十歲)，目前正在調查中。七、八年前建築該尼寺以來，專誘拐美貌的女子、婦女，盜走許多金錢，去年春左右州刑事課一度舉發，最近又以同樣的手段，此次因盜走堂內尼僧曾氏金菊等數人一千多圓而被發覺。²⁸

從以上二則新聞報導得知，鄭大恣(慙)即鄭保真，故可確定，鄭大恣為鄭保真俗名。1937年再度發生此不名譽之事後，鄭保真只好暫時離開感化堂。光復後的記載說他「民廿六年赴日本各道場參訪」，果此事為真，則應是鄭到日本「避風頭」，或是入獄，但以參訪日本含糊帶過。

鄭保真若為避風頭而遠赴日本，則與當時曹洞宗新竹寺住持佐久間尚孝(AD.1895-1977)有關，佐久間在1933年至1945年期間，曾掛名任包括靈隱寺在內的幾座寺廟住持，²⁹而殖民時期加盟日本佛教宗派，或名義上是日僧住持臺屬寺廟，一旦臺籍人士出事，獲得某個程度的「庇護」頗不乏其例。無論如何，鄭保真在1937年5月出事後，曾一度離開感化堂堂主一職是可確定的。

大約在1939年，無上法師以「釋無上」的名諱開始出現在《臺灣日日新報》上，來往靈隱寺與無上法師酬對的文人甚多(詳後)，「鄭保真」名字不再見諸報刊。不過，1941年出版的《紀元二千六百年記念臺灣佛教名蹟寶鑑》，仍稱鄭保真為「住

²⁸ 〈尼寺感化堂の堂主引致さる 尼僧籠絡の惡事發覺〉，《臺灣日日新報》(1937年5月31日)，9版。

²⁹ 闕正宗，《臺灣佛寺的信仰與文化》(臺北：博揚文化，2004)，頁51。

持」。³⁰

臺灣光復後，負責靈隱寺寺務的是無上法師。1966年3月26日，無上法師圓寂後，鄭保真、陳添、智進三人共同管理靈隱寺，但翌年取消三人的管理權，由聖法法師出任第三代住持。³¹

民國60年，鄭保真出家，「明禪」的法號，即是從白聖法師受三壇大戒。³² 也就是說，鄭保真在日本殖民時期並非佛教僧侶，而是有婚姻關係者，靈隱寺現任住持明宗法師就認為「保真是龍華的齋友，他自認為師公無上和尚是他的徒弟，而無上和尚也尊重保真，視他為師父。」³³ 民國64年，鄭保真去世前，靈隱寺某個程度還是在他的掌握中，雖然他當時並非住持。

(二) 翁妙全 (AD.1866-1935)

據日本殖民時代戶籍資料得知，翁妙全俗名翁氏研，新竹州人，應是生於慶應2年 (AD.1866)，翁妙全的生年月日欄，可以依稀可見「慶應」字樣，於茲考據如下：翁妙全之夫吳星部，明治16年 (AD.1883) 元月生，明治35年 (AD.1902) 12月兩人結婚，吳於明治38年 (AD.1905) 9月亡故，³⁴ 當時翁妙全39歲，³⁵ 故推算回去翁氏當生於1866年，正是慶應2年。可知翁妙全年齡比其夫大18歲，寂於昭和10年 (AD.1935) 5月，享年70歲。

³⁰ 施德昌1941，無頁碼。

³¹ 周貴蘭2008，頁45。

³² 釋見豪、釋自衍，《魚趁鮮人趁早—明宗上人走過臺灣佛教六十年》(嘉義：香光書鄉，2007)，頁54。

³³ 釋見豪、釋自衍2007，頁54。

³⁴ 周貴蘭2008，頁33。

³⁵ 《南瀛佛教》第13卷第7號 (1935年7月)，頁50。

翁妙全雖為無上法師之五舅婆，但其生平略歷並不十分清楚，1935年7月一篇未署名的〈弔詞〉有其梗概：

維昭和乙亥（AD.1935）年，五月初二日，感化堂諸同人等，謹以片紙致讀于，妙全菩薩之靈曰：……德配吳門兮，相夫有光，及為人母兮，教子有方。……三十有九兮、不幸夫亡。……四旬又二兮，詢淨業堂。投禮永利兮，歸依梵王。為求妙法兮，復度華方。師遇古月兮，法印金剛。又逢覺力兮、細究真常。……丙寅（AD.1926）之歲兮，德望日昌。我等相請兮，到感化堂。共建後殿兮，樓閣堂皇。助築靈兮，七級巍昂。十年深感兮，常護慈光。功行累々、妙德昭彰。宜膺天眷兮，壽算無疆。詎意解脫兮，果證西方。³⁶

從〈弔詞〉得知，翁妙全寂於1935年5月，她下嫁吳門，不幸在39歲（AD.1905）那年夫婿亡故，42歲（AD.1908）時開始尋求佛法，分別接觸永利、古月、覺力等師，1926年（60歲）被請到感化堂任女眾住持，前後十年，於1935年示寂。〈弔詞〉提到「及為人母兮，教子有方」，若以1902年結婚，隔年生育，則至1926年出任感化堂住持時，其子女已是超過二十歲的成年人，她自然可以全心於感化堂及靈隱寺法務。

鄭保真與翁妙全在1926年之後分任感化堂男、女眾住持，而翁氏至少長於鄭三十歲以上，某個程度應該擁有寺院管理權力，特別是曾出資萬元建後來的靈隱寺。附帶要提的是，「妙全」二字應該是皈依覺力和尚的外號，與覺力首座弟子妙果法

³⁶ 《南瀛佛教》第13卷第7號（1935年7月），頁50。

師（AD.1884-1963）同輩。

（三）無上法師（AD.1907-1966）

無上法師，在光復初期的臺灣佛教史上十分重要，尤其是在他住持的靈隱寺創辦講習會及佛學院。無上法師，新竹城南人，1907年生，俗名陳文騰，根據其生平自述如下：

余俗姓陳，名文騰，字雲石，號無上，居竹塹之城南，父諱國賢，大母郭氏，貳母黃氏，皆持齋茹素，侍奉觀音菩薩虔誠。余少最忌油膩，每食腥臊即嘔吐而生疾，故喜隨父母食蔬菜，而厭同諸啖臊油。不幸七歲父親見背，都賴貳母教養成人，每逢月之朔望，屢隨母到寺堂……十三歲同友秋遊，至青草湖清泉寺，觀其地四山拱向而一水環流，清紹俗塵紛擾，靜無車馬聲喧，別開洞天景色，特成福地風光，叩禪關頂禮大士，入精舍拜訪高僧，進發禪師笑禮相迎，休憩禪房談論因經，世外光風一領，遂起出塵之思。歸家請命于母不允且憶父傷悲，一時不敢強逆母意以乖孝道之行……十五歲貳母黃氏一病不起，遂與世永別。到二十歲大母郭氏一息不繼，又駕鶴長遊，爾時家兄營青果得利守業住在臺中，而余則業石炭於新竹專事經商，到此出家二字雖未忘之，而修行一路卻被事業所羈。一天出門收賬途逢妖鬼興害纏身，頃刻精神喪失，魂不安寧，行到我宗兄雲匏之處，即就床而臥人事不醒。夢昧中見一群如花似玉之美女，到我面前舞弄

妖嬌之態……忽來一士相貌仁慈，言明觀音菩薩已伏妖精，以後此地人民可得安平，手執拂塵引我而行……即命一僧引我還陽……那知戊辰（AD.1928）仲春得夢，至季秋下旬，忽接家兄來信，言明家有田，因商羊之舞而遭馮夷之害，思欲重奮起籌謀商業，喚余到臺中助理經營。回思昔日夢中大士指示之語，溯至今日無事不應暗自稱靈，遂將新竹職務決退，豈知臺中謀業不成，因在家中閒遊數月，思不可無事而過光陰，故往商店就雇。但每懷林泉之路，一夜店中安靜，夢見五位梵僧、菩薩座前諷經，居中一人謂余曰爾昔年有出家之願，今可一心切斷……方記少時在清泉寺向佛出家之誓，又憶去年夢觀世音授經之語，於是出家訪道之懷到此再發而不可遏。庚午（AD.1930）仲冬遂辭職歸竹塹，重造清泉寺，時前僧已不在……乃轉訪進發師於翠壁岩（俗名仙公宮）而談先天教之理，無如性昏難得了悟其旨，故辛未（AD.1931）孟春又詣青草湖靈隱寺，聽保真大師講說般若金經，至我人眾壽而覺四相須空，於夢幻泡影遂悟萬事虛妄，就此起大決心出家而持淨戒……深感神佛之恩，無由報答之路，故顯捨身出家……。³⁷

從此篇自述得知，無上法師13歲（AD.1920）遊清泉寺而有出塵之志，但未獲母允，20歲時大母、二娘俱亡故，1927年及1928年二次因怪夢蒙大士指示，而重燃出塵之願，先訪清泉寺僧不

³⁷ 釋無上，〈我出家之原由及蒙佛救度記〉，《南瀛佛教》第12卷第6號（1934年6月），頁40-41。

遇，後於翠碧岩論先天道，1931年於青草湖靈隱寺聽鄭保真講《金剛經》，決心出家持淨戒。但是否拜鄭保真為師，尚無定論。不過，傳鄭保真曾助無上法師赴關西潮音寺，從理明和尚學經懺；再助其赴基隆月眉山佛學禪林，從善慧法師（AD.1881-1945）參研佛理。1941年，無上法師回到靈隱寺後，閉關於寺中之金剛岩。³⁸

1933年3月，靈壽塔春祭時，鄭保真誦經，而無上法師以「陳文騰」俗名捧讀祭文，這是無上法師第一次出現在靈隱寺的法會上。³⁹ 前述「釋無上」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殖民時期《臺灣日日新報》是在1939年，當時已是鄭保真發生不名譽事件後的第二年。當時遊感化堂、靈隱寺的文人所唱酬的對象皆是無上法師，已不見鄭保真的名字。

1939年3-4月間，以陳梓芳為首的詩人來感化堂、靈隱寺，寫下不少詩作，無上法師以「釋無上」一一酬對。陳梓芳寫下〈遊青草湖感化堂〉，無上法師以〈次韻〉回應；⁴⁰ 蔡汝禎亦寫下〈遊青草湖感化堂〉，贊無上法師是「真個高僧棲隱處，深幽不亞武陵源」，並詩後附「山門訪勝，與詩僧唱酬，即此塵心已淨，可證菩提，是俗是僧二句，是大乘說法」，無上法師則回以「謬許高僧愧不如，談心相對品茶餘」；⁴¹ 希顏生寫下〈晚過青草湖感

³⁸ 新竹市文化局（http://www.hcccb.gov.tw/chinese/05tour/tour_f02.asp?titleId=437，2015.8.17瀏覽）。

³⁹ 〈青草湖感化堂進塔及諸行事〉，《臺灣日日新報》（1933年3月15日），8版。

⁴⁰ 陳梓芳，〈詩壇：遊青草湖感化堂〉，《臺灣日日新報（夕刊）》（1939年3月17日），4版。

⁴¹ 蔡汝禎，〈詩壇：遊青草湖感化堂〉，《臺灣日日新報（夕刊）》（1939年3月19日），4版。

化堂)；⁴² 陳厚山、洪曉峰、陳雨亭的〈感化堂呈無上大師〉，⁴³ 無上法師都以〈次韻〉一一回應。

從上述看來，無上法師當時可能已獨當一面，新竹文化局關於無上法師的記載是「雅好詩文，或與詩社社員吟詠唱和，或與居士文人酬唱，或自己對社會現象與佛教義理有所心得，寫成古詩，留下諸多詩作。不僅為竹塹詩壇開創新的詩文盛事，帶來詩作題材的新意境。」⁴⁴ 與1939年之後《臺灣日日新報》的記載吻合。而前述無上法師出外參學於關西潮音寺、基隆月眉山一事，則應該發生在1939-1941年之間。才有1941年，無上法師回到靈隱寺後，閉關於寺中之金剛岩之事。

從前述或許可以推測，無上法師最晚在1939年時已正式負責靈隱寺寺務，當時不僅不見鄭保真之名，亦無佐久間尚孝。但日本戰敗後離臺至1949年6月迎慈航法師來靈隱寺辦學之間，是否由無上法師擔任住持的情況並不明朗。

(四) 聖法法師 (AD.1907-1966) 與悟本法師

1966年無上法師寂後，靈隱寺改由鄭保真、陳添、智進三人共同管理，但是隔年三人的管理權被取消，常住僧眾選舉聖法法師為第三任住持。聖法法師應是無上法師的弟子，從歷年同戒錄來看，無上法師的弟子一般以「聖」字行世。

⁴² 〈詩壇：晚過青草湖感化堂〉，《臺灣日日新報（夕刊）》（1939年4月22日），4版。

⁴³ 〈詩壇：感化堂呈無上大師〉，《臺灣日日新報（夕刊）》（1939年4月23日），4版。

⁴⁴ 新竹市文化局（http://www.hcccb.gov.tw/chinese/05tour/tour_f02.asp?titleId=437，2015.8.17瀏覽）。

據《臺灣佛教名剎》第三集則說：「第三任住持之職，開山住持（按：鄭保真）再聘聖法法師繼任，然因經常宏化在外，今已辭退住持之職，故寺務全由其傳人（現任代住持）悟本法師進行，悟本法師號心源……。」⁴⁵ 聖法法師「辭退住持之職」其實是一場管理人與住持權位之爭，發生在民國57年6月。其產生過程為如下：

民國55年3月26日，無上法師寂後，僧俗一直分別擔任住持與管理人，故而糾紛不斷，靈隱寺常住不堪鄭某騷擾，於民國56年元月5日召開座談會，斥責鄭某不當行為，鄭某於2月15日向常住請辭住持，經票選聖法法師為住持，另聘智進、鄭某、陳添為管理人。3月12日新住持晉山後，到了7月3日，鄭某忽向地方法院提起自訴，稱智進、陳添冒稱管理員佔據寺院，並非法招聘聖法法師為住持。但此事經法院審理，判決智進、陳添無罪。縣府於9月15日召開調解會，決議以新竹縣黨部、縣政府、縣議會、警察局、縣佛教支會、鄭某及常住代表一人共七人組成「靈隱寺清理委員會」，中佛會以雙方各執一辭，乃推派常務理事董正之、監事丁俊生、王天鳴、秘書長馮永禎等於11月28日前往調查，得知鄭某挪用公款自請辭退，經眾公選聖法住持屬實。清理委員會因黨部書記辭退而形同虛設，加以鄭某勾引無干人等入寺，形同霸佔，乃決議變更管理人制，建立會計制度，選任住持以息紛爭。⁴⁶ 這才有翌年6月淨良法師出任靈隱寺住持之事。

⁴⁵ 朱蔣元 1974，頁29。

⁴⁶ 祝賀恩師八秩嵩壽禮贊會，《白公上人光壽錄》（臺北：十普寺，1983），頁555-556。

綜合民國57年6月7日前後《中華日報》報導與寺方、中佛會的說法如下：先是《中華日報》報導指出，寺方整理委員會接受中佛會建議，指派淨良法師出任該寺住持，但寺方指摘中佛會推薦不當，反對淨良法師出任，而中佛會又否認曾指派人員，《中華日報》於是登出原函，立法委員董正之於院會提出質詢，以新竹靈隱寺遭受現行犯鄭保真勾結歹徒，強佔該寺，且地方黨政社團縱容橫暴，致常住僧眾饑困待斃，而要求行政當局迅予處理，以維護宗教。⁴⁷

雖然中佛會否認指派，但事實上是立法院與黨部透過中佛會禮請淨良法師前去接任住持，同年6月9日到職，立法院院長黃國書、中央黨部秘書長谷鳳翔等十餘位黨政要人特頒匾誌慶，有近萬善信到場觀禮。⁴⁸ 顯見立法院及黨部介入此事，而真正的問題是信徒組織的問題，據明宗法師的回憶：

無上和尚住持時，整個新竹地區佛寺都沒有設立信徒大會組織，靈隱寺也沒有，信徒的組織是發生在淨良法師與聖法法師爭奪住持那時，也因此使得靈隱寺至今深受信徒大會組織之害。⁴⁹

民國57年6月9日，淨良法師暫代靈隱寺住持，任期至59年。59年至62年聖法法師再出任靈隱寺住持。

而繼聖法法師之後出任住持為悟本法師，悟本（心源）為鄭保真之子，他於62年至64年間任靈隱寺住持。民國64年鄭保真去世後，悟本法師也離開靈隱寺，之後經歷范天送、卓遵銘

⁴⁷ 祝賀恩師八秩嵩壽禮贊會 1983，頁591-592。

⁴⁸ 釋妙然，《民國佛教大事年記》（臺北：海潮音雜誌社，1995），頁413。

⁴⁹ 釋見豪、釋自衍 2007，頁154。

兩任管理人而無僧眾住持，直到民國79年明宗法師接任住持兼管理人，⁵⁰ 靈隱寺方才風波平息。

四、無上法師與學院教育

(一) 臺灣省佛教講習會

妙果法師以經費的問題停辦了「臺灣佛學院」之後，靈隱寺無上法師與慈航法師商討之後，取得了辦學的意願，⁵¹ 規劃教務由無上法師負責，教師則有慧三（AD.1901-1987）、道源（AD.1900-1988）等法師，居士有曾秋圃，任卓吾等人。⁵² 後來因「白色恐怖」事件，慈航法師被捕入獄，師生亦無倖免。後來雖然無事釋放，但也將靈隱寺開辦的僧教育推遲了下來，直到1950年大醒法師（AD.1899-1952）因病移錫新竹香山，辦學才才有了眉目。

大醒是《海潮音》月刊的主編，1949年4月1日轉來臺發行，編務所就設在臺北市善導寺內，⁵³ 並受李子寬居士之請，出任該寺導師。歷年的憂勞使得大醒法師的血壓甚高，是故在同年的四月底移住到新竹香山養病，仍續編《海潮音》。⁵⁴ 無上法

⁵⁰ 釋見豪、釋自衍2007，頁155-156。

⁵¹ 財團法人慈航社會福利基金會，《慈航大師紀念專輯》（臺北：海潮音雜誌社，1984），頁287。另在同書慈航法師的弟子律航法師（AD.1887-1960）在〈我與慈老恩師的關係〉一文則說：「慈老辦妥（臺灣）佛學院畢業，遂由中壢到了新竹靈隱寺結夏安居」，頁364；而普觀法師記述的〈活菩薩慈航大師與吾的一段因緣〉則說：「他（慈航法師）帶一群學僧車行烈烈的前往新竹靈隱寺說服無上法師發大心辦學，一時轟動新竹市」，頁423。

⁵² 釋妙然主編1995，頁271。

⁵³ 大醒，〈編後雜話〉，《海潮音》第30卷第5期（1949年4月20日），頁20。

⁵⁴ 釋妙然1995，頁277。

師於是利用大醒法師在靈隱寺養病的機會，商得其同意，於寺中創辦「佛教講習會」，⁵⁵ 時序1951年的秋季。然同年冬，大醒法師即因腦溢血臥床不起，纏綿及載，1952年12月13日病逝於臺北善導寺。⁵⁶ 當時的「佛教講習會」是掛省佛會的名義，故又稱「臺灣省佛教講習會」。眼看講習會就要隨著大醒法師的臥病而告終，無上法師於是商請李子寬居士邀請演培法師（AD.1917-1996）來臺接辦，演培法師於1952年農曆2月19日抵臺。⁵⁷

演培主持講習會後嗣改為男女分班制，⁵⁸ 男眾部仍留靈隱寺，女眾部則遷到中壢圓光寺。⁵⁹ 來靈隱寺任講習會教務主任的演培法師，任教半年後，臺灣省佛教支會突然宣佈對講習會僅作側面協助，不再全權負責，而男女二部眾之一的女眾部因經費無著，只開辦一期就停辦了。⁶⁰ 還好在李子寬居士的護持下，於講習會第一學期結束放寒假時，將男眾部遷移至臺北善導寺繼續上課，一切費用由善導寺負責。1953年春，乃從新竹遷臺北。又過一學期，因善導寺環境吵雜，復於暑假時再遷回新竹靈隱寺。關於「臺灣佛教講習會」的僧教育問題，根據「中國佛教會臺灣省分會第四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記錄」，當時任常務理事的李子寬居士在「臺灣佛教教育應共同維持並擴充案」就有所說明：

⁵⁵ 釋妙然 1995，頁281。

⁵⁶ 釋妙然 1995，頁286。

⁵⁷ 財團法人慈航社會福利基金會 1984，頁175-176。

⁵⁸ 釋妙然 1995，頁287。

⁵⁹ 演培，〈離別師友隻身赴臺〉，《菩提樹》第433期（1988年12月8日），頁20。

⁶⁰ 晴虛，〈短暫的人生·永恆的光輝〉，《海潮音》第47卷第7期（1966年7月1日），頁42。

臺灣佛教青年應加強培育，使為興教弘法之人材。前所辦之臺灣佛教講習會，初為男女合班，嗣後男女分班，男子部在新竹靈隱寺，辦一年移善導寺，辦一學期後又移回靈隱寺。女眾部在圓光寺，辦一年後停止，現另由靜修院組成學院，兩處男女不過四十餘人，而向隅者尚多。以臺省四百餘寺廟、齋堂，應可辦一較大之學校，目前僅立基礎，尚望能共同維持，仍由省分會辦理（該班經費現由善導寺、靈隱寺負擔）。⁶¹

從省佛會的會議記錄來看，「臺灣佛教講習會」在靈隱寺的僧教育僅是掛名，並不負擔經費，連師資也由靈隱寺自行聘任，當時僧教育的艱難可見一斑。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此會議記錄還提到「台灣佛教講習會」女眾部停辦後，移（合）辦到汐止靜修禪院。事實上是在1953年春季，道安法師（AD.1907-1977）接受慈航法師的邀請，由香港來臺，並與學生靈根法師到靜修禪院女眾佛學院，道安法師任班主任，靈根法師任講師。⁶²

1956年12月19日，講習會第一屆畢業，學僧共12人，爾後活躍寶島佛教講壇，而為一方化主的有聖印、修嚴、通妙（後還俗的吳老擇居士）等法師。⁶³「臺灣佛教講習會」三年的課程，算是相對圓滿的僧教育，也是戰後臺灣佛教界的一個里程碑，對爾後陸續創辦的僧教育機構，有著重要的示範作用。

⁶¹ 《覺生》第43期（1954年1月1日），頁24（原文標點由筆者所加）。

⁶² 唯慈，〈解釋一首詩的寓意〉，《菩提樹》第345期（1981年8月8日），頁37。

⁶³ 演培，〈離別師友隻身赴臺〉，《菩提樹》第433期，頁23。

(二) 靈隱佛學院

由於「臺灣省佛教講習會」主要是在靈隱寺舉辦，住持無上法師與李子寬居士出力甚鉅，雖然前述的「省分會第四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上，李子寬居士力陳僧教育應該要共同維持並擴充，討論辦法也說「臺灣佛學（教）講習會仍應由臺省分會主辦，各支會共同協助籌集經費，並選送優秀佛徒青年入學」，⁶⁴ 但以省佛會掛名的講習會第一屆結束後，就沒有再辦第二屆，就連居領導的中國佛教會在戰後至今，也不見有以其名義創辦的僧教育機構，省佛講習會倒反而促成了僧人及寺院興學的風氣。

無上法師由於省佛教講習會三年下來，實際取得了辦學經驗，終於有了1957年正式在靈隱寺創辦「靈隱佛學院」之舉。

講習會結束之後，就有僧侶前來問是否續辦，無上法師雖有意續辦，但靈隱寺本身也出現了問題，⁶⁵ 這就是為什麼靈隱佛學院會遲至講習會結束的一年餘（AD.1957年12月）才正式發佈招生的消息。招生廣告是以印順法師為導師，無上法師任院長，主要是以初級佛學養成教育為主，招收人數20名，16歲至26歲之間，國校畢業即可報考。⁶⁶

靈隱佛學院導師是印順法師，印順法師是在1952年7月15日前後，在李子寬居士邀請代表臺灣參加在日本召開的世界友誼會第二屆大會來臺，並於會後駐錫台島的。⁶⁷ 1953年4月中，

⁶⁴ 《覺生》第43期，頁24。

⁶⁵ 演培，〈從內教轉向外化〉，《菩提樹》第434期（1989年1月），頁23。

⁶⁶ 《菩提樹》第61期（1957年12月），頁34。

⁶⁷ 印順，《平凡的一生（增訂本）》，（臺北：正聞出版社，1994），頁56-57。

印順法師將原本欲在香港建寺的善款移來臺灣，在新竹市青草湖一同寺的後面建寺，取名「福嚴精舍」，同年9月11日落成。⁶⁸ 由於地緣的關係，無上法師的靈隱佛學院就近獲得印順法師及其學僧的協助，而實際主持院務的是續明法師（AD.1919-1966），時序1958年初春。⁶⁹ 起初靈隱佛學院招收男眾人數只有6、7人，延至同年3月中旬才勉強超過10人，三年間不過20人，⁷⁰ 主要原因是當時（現在亦然）出家比丘人數遠遠落後於比丘尼之故。

又續明法師在接掌靈隱佛學院的第二年（AD.1959），出任福嚴精舍的住持，是故在靈隱佛學院第一屆學僧在1960年冬三年期滿，印順、演培法師等都力促續明法師回精舍，經大家商討後，擬以靈隱佛學院畢業學僧為對象，成立一個中型的僧教育機構，定名為「福嚴學舍」，⁷¹ 這就是後來「福嚴佛學院」的前身。

靈隱佛學院三年期滿，由於病痛纏身，續明法師已有放下僧教育稍事休息的打算。⁷² 而無上法師續辦的第二屆靈隱佛學院，所招收的十幾位小和尚正等待開學，由於請不到教師，無上法師還是聘請續明擔任佛學院教務之職，但由於福嚴學舍第一屆學僧入學正在籌劃，續明法師無法分身，通妙法師（吳老擇）知道此事後，趕到福嚴學舍請續明法師任副院長兼教師，

⁶⁸ 印順1994，頁60-64。

⁶⁹ 仁俊，〈敬悼一個最難得的法師〉，《海潮音》第47卷第7期，頁24。

⁷⁰ 修宗，〈音容宛在·道範長存〉，《海潮音》第47卷第7期，頁54。

⁷¹ 正定，〈我親近續公法師的因緣〉，《海潮音》第47卷第7期，頁49。

⁷² 在他寫給真華法師的信上說：「三年期滿，早感神疲力竭，擬趁此少事休息，因緣成熟，亦想到處走走，一以休息腦筋，一以增廣見聞也。」收在真華法師，〈淒風苦雨悼法將〉，《海潮音》第47卷第7期，頁41。

仁俊法師為教授，通妙自己負責教務，達航法師任訓導，才使得靈隱佛學院順利開學。⁷³好不容易聘請的師資，結果僅僅半個學期就告終了。原因是鄰近香山一所廢彈場，有一顆廢彈爆炸，轟動整個新竹市，據說還有一顆較大的還沒爆炸，若爆炸威力更甚前者，佛學院同學惶恐不安，加之通妙法師去日本求學心切，請不到負責教務的法師，無上法師只好停辦。⁷⁴

靈隱佛學院前後僅辦了三年半，若再加上「臺灣省佛教講習會」前後共六年半，但隨著對僧教育抱持極大熱心的無上法師於1966年圓寂，靈隱寺僧教育的階段工作就完全結束了。

無上法師主持靈隱寺的辦學，其實可以說是臺灣僧教育的真正辦學之始，但是辦佛教講習會時，靈隱寺就有一些問題，如主持講習會的演培法師就表示：「靈隱寺主無上，最熱心僧教育，當然希望續辦（佛教講習會）。但當時靈隱寺內，似有一些問題，就是原建靈隱寺而已罷道的寶真居士，經常回寺向無上索取，使他感高度不安……。」⁷⁵在一個經費拮据、師資不足之下，要主持一個佛學院已經很不容易，若還有一些外來的因素干擾就更難維持了，而無上法師竟然支撐了六年多，可說是將臺灣的僧教育順利過渡的一個關鍵人物。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無上法師寂後，靈隱寺在聖法法師擔任住持期間，也曾經兩次續辦佛學院，但因不可預期的因素而停辦：

民國58年秋，新竹名勝青草湖靈隱寺住持聖法法師

⁷³ 慈藏，〈悼恩師上人〉，《海潮音》第47期第7期，頁55。

⁷⁴ 慈藏，〈悼恩師上人〉，《海潮音》第47卷第7期，頁55。

⁷⁵ 演培，〈從內教轉外化〉，《菩提樹》第434期，頁23。

與其徒（當家師）智宗師（出家未久沙彌戒未受。）發心復辦靈隱佛學院招生（女眾）邀請修慧擔任副院長。靈隱寺環境幽美，是辦學理想之處。但人事複雜，是非叢生；上屆請廣化法師協辦學院，中途停頓，後遷台中。修慧有前車之鑑，原不願前往擔任斯職，奈聖法師師徒於每日清晨駕駛摩達車前來寺中敦請再四，情意懇切，修慧為他辦學精誠所感，而予應允。但以二條件要求：「一、男女界限需清徹，即為異性老師者，除上課外，未經院方主持人許可，不得擅入學院。二、寺中人眾不得干涉學院教學等情。」此二點渠（按：有「他」之意）師徒，皆欣然採納。遂於農曆八月二十六日開學，學生約十數名，開課未及旬日，突然發生血案，諸生目睹現場慘狀，況係年青女眾，皆驚惶不知所措，紛紛要求副院長遷移蓮華寺，否則各返寺院。經住持兼院長聖法師，召集有關教職員生等舉行師生會議。決定挽留無望，最後議決尊重諸生意見，請求「副院長將學生暫帶移住蓮華寺繼續授課，待靈隱寺整個問題解決後，再為遷回。」⁷⁶

1969年9月，靈隱寺以女眾為主復辦佛學院招生，但因「血案」而遷至竹北菩提蘭若續辦，雖然經濟狀況不允許，但「修慧經再審慮有頃，為同情心與責任感之所驅，終於不忍拂卻彼等之企求，且為培育下一代著想，亦祇有義不容辭而允諾。」此乃

⁷⁶ 修慧法師（竹北菩提蘭若），〈菩提佛學院簡史〉（未刊稿，時間未明），感謝匿名審查人提供。

1970年修慧法師於菩提蘭若開辦「菩提佛學院」之因緣。⁷⁷

五、結語

靈隱寺與感化堂密不可分，感化堂創建於1924年，大約1926年前後，鄭保真與翁妙全才入堂分任男女眾住持，靈隱寺則建於1930年前後。

鄭保真俗名鄭大愨（恣），在日本殖民時代與竹塹文人相交，並藉春秋二季之法會活動，逐漸讓感化堂步入正軌，而當1930年靈隱寺創建時，翁妙全無疑是經濟上最大的支持者，可惜就在靈隱寺所有建設完成不久，1935年，翁妙全圓寂。少了女眾住持，感化堂及靈隱寺主要法務掌握在鄭保真之手，這可能也是導致1936-1937年鄭氏發生二次詐財騙色等不名譽事件，1936年讓鄭保真全身而退，但1937年恐怕就沒那麼簡單。或說1937年鄭保真赴日本參訪，據推測，他可能離臺「避風頭」，但何時回臺仍不清楚。大約在1939年之後，無上法師才逐漸掌握靈隱寺的寺務。不過，在1941年時，鄭保真仍掛名靈隱寺住持，或許鄭保真若干年從日本回臺後，還有一段時間任住持。

光復後從1949年6月起，無上法師主導接續中壢圓光寺「臺灣佛學院」辦學，並迎請慈航法師師生一行至靈隱寺，至晚在1949年無上法師已經完全掌握了靈隱寺寺務，直到他1966年圓寂止。

1951年11月，「臺灣佛教講習會」在無上法師的運作下開辦，至1956年12月送出唯一屆畢業生，翌年改辦靈隱佛學院，

⁷⁷ 朱其昌，《臺灣佛教寺院庵堂總錄》（高雄：佛光出版社，1977），頁288。

至1960年12月送出首屆畢業生，好不容易又續辦第二屆佛學院，但僅半年而告終。雖然妙果法師首開光復後臺灣佛教教育辦學之風，但持續並行之有年步上正軌的，則是無上法師，前後六年半的時間。



(收稿日期：民國106年9月2日；結審日期：民國106年10月3日)

參考書目

一、專書

1. 朱其昌，《臺灣佛教寺院庵堂總錄》，高雄：佛光出版社，1977。
2. 朱蔣元，《臺灣佛教名剎》第三集，臺北：華宇出版社，1974。
3. 印順，《平凡的一生（增訂本）》，臺北：正聞出版社，1994。
4. 施德昌，《紀元二千六百年記念臺灣佛教名蹟寶鑑》，臺中：民德寫真館，1941。
5. 徐壽，《臺灣全臺寺院齋堂名蹟寶鑑·感化堂、靈隱寺》，臺南：國清寫真館，1932。
6. 祝賀恩師八秩嵩壽禮贊會，《白公上人光壽錄》，臺北：十普寺，1983。
7. 財團法人慈航社會福利基金會，《慈航大師紀念專輯》，臺北：海潮音雜誌社，1984。
8. 張文進，《臺灣佛教大觀》，臺中：正覺出版社，1957。
9. 釋妙然，《民國佛教大事年紀》，臺北：海潮音雜誌社，1995。
10. 釋見豪、釋自衍，《魚趁鮮人趁早—明宗上人走過臺灣佛教六十年》，嘉義：香光書鄉，2007。
11. 闕正宗，《臺灣佛寺的信仰與文化》，臺北：博揚文化，2004。

二、學位論文

1. 周貴蘭，《新竹市青草湖靈隱寺之探究》，新竹：玄奘大學碩士論文，2008。

三、期刊論文

1. 黃運喜，〈日據時期新竹青草湖感化堂的屬性初探〉，《竹塹文獻》38期，2007年4月。

四、期刊

1. 《南瀛佛教》第12卷第6號（1934年6月）～《南瀛佛教》第13卷第7號（1935年7月）。
2. 《海潮音》第30卷第5期（1949年4月20日）～《海潮音》第47卷第7期（1966年7月1日）。
3. 《菩提樹》第61期（1957年12月）～《菩提樹》第434期（1989年1月）。
4. 《覺生》第43期（1954年1月1日）。

五、報紙

1. 《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10月23日）～（1939年4月23日）。

六、網站

1. 新竹市文化局（http://www.hcccb.gov.tw/chinese/05tour/tour_f02.asp?titleId=437，2015.8.17瀏覽）。

七、其他

1. 修慧法師，〈菩提佛學院簡史〉（未刊稿，時間未明）。

